

小说连载 南山

◎高亚平

何远再问,还是没有结果。最后,还是在村主任劝说下,艾美丽公公才终于开口,他说:“我也不想隐瞒啥,艾美丽昨晚是回来过,但人已连夜走了,至于去了啥地方,我也不清楚。”

看看再问不出什么,何远向艾美丽的公公婆婆交代了政策,指出窝藏犯罪嫌疑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之后,谢了村主任,便随片警出村,和在外待命的民警会合。大家聚在一起,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方案,王建军说:“我总觉得艾美丽婆婆有些不大对劲,好像没有和我们说实话。”

“怎见得?”何远问。  
“艾美丽的婆婆起初死不开口,后来说话时目光很游移,一直不敢正视我们。还有,艾美丽的行动似乎有些大过神速了,这好像也不大符合逻辑。”王建军说。  
“你是说这么短的时间内,艾美丽根本赶不回来?”何远说。

“赶是能赶回来,但她未必这么快就离开村子,说不定在哪里躲藏着呢。艾美丽的孩子不都说了,他妈妈回来过嘛!”王建军说。

何远经过考虑,决定杀个回马枪,晚上再突袭一下艾美丽家。他把这一想法和片警说了,片警也觉得这个主意好,有道是:“有枣没枣,先打一棍子再说。”既然已经大老远的来了,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。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。鉴于在村子附近待着目标太大,何远带人先暂时离开了村子,直接回到了普安镇,他让大伙儿吃饱饭,好好睡一觉,晚上再二进村子。

大伙儿睡去了,也许是心中有事吧,躺在宾馆的床上,何远却翻来翻去的,怎么也睡不着。他坐起来,掏出手机,给张雷打了一个电话,通报了这边的情况,又问张雷排查的情况。张雷叹了一口气说:“该查的都查了,没有结果。奇怪的很,这几个案犯好像是和南山市蒸发了。”

何远安慰说:“莫急,我想案犯总会抓住的。”

“话是这么说,但案犯没有抓住,我们的脸上还是无光呀!”

“是呀,我想我们还得再加把劲,也许我们功夫没有下到,功夫下到了,案子也就破了。”

俩人又聊了一会儿,何远就收了线。他本想再给妻子王春红打一个电话,嘱咐她照顾好孩子。转眼一想,这个时候,也许妻子正在给孩子们上课,于是便打消了这一念头。打完了电话,何远重新躺下,强迫自己睡觉,究竟晚上还有行动,得养足精神。

行动是在后半夜开始的。普安镇派出所所长很够意思,除片警小刘外,还专门抽调了本所的三名刑警,共同协助何远来完成这次抓捕行动。

大约凌晨三点左右,何远带着十多名民警,分乘三辆车,悄然从普安镇出发了。车子很快出了镇子,开上了山路。车行路上,透过车窗望去,但见一弯残月斜挂西天,给群山涂上一层清冷的月辉;远山黑黢黢的,如走兽如波涛,近山则如巨大的壁垒,让人无端地觉出一种压迫。山路起伏伏,弯来弯去,车子仿佛行进在黑夜的迷宫里,幸亏有车灯指示,才不至于迷失了方向。也就跑了一个半小时的样子吧,抓捕小分队已来到了村子村部,何远命令熄灭火灯,简单地做了部署,民警们就三五一组,悄无声息地向艾美丽家摸去。尽管民警们小心翼翼,但还是弄出了轻微的响动,立刻便引来了一村的狗叫声。好在民警们已来到了艾美丽的家门口,也就不再担心暴露目标了。

何远指挥民警包围了艾美丽的家,然后上前大声叫门。但播了半天,始终无人应声,也无人开门,惟听到院中的狗,没死没活地叫。见状,何远示意王建军、赵跃进翻墙进入。还没有等王建军他们行动,普安镇派出所的三名刑警带着枪、警棍、手电筒已纵身跃上了墙头,又飞身跃下,就见院中狗一声惨叫,接着一阵门栓响,大门便吱吱一声打开了。何远带人迅速冲入院中。此时,大房中的灯亮了,就见艾美丽的公公披了一件夹袄,站在门中央。

何远也不搭话,把艾美丽的公公一按拉,便带人斜身进入了房中。艾美丽家也就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,三间老瓦房,临大门一间灶房,院子东角一眼老井,除此,就是后院中的两棵柿树和一个简易茅厕。何远他们搜查了一遍,前院后院空无一人。瓦房中间一间没有住人,临后门外竖起一道墙,紧挨墙摆有一张八仙桌和两把椅子,这应该算是客厅吧。东厢房里放着一张床,艾美丽的婆婆披衣坐在床上,怀中搂着孙子,正惊恐地望着他们。而西厢房里,也有一张床,被褥凌乱,似有人躺过一般,但空无一人。何远伸手到床上一摸,被褥间尚有余温,显然曾有人睡过。

何远目不转睛地盯着艾美丽的公公问道:“谁刚在这里躺过?”

艾美丽的公公嗫嚅了半天,才吞吞吐吐地说:“是我!”

何远环视四周,突然发现了床下半露半隐的一双大红色的女式拖鞋,不由心中一紧,他逼视着艾美丽的公公,低声问道:“这是谁的?”

艾美丽的公公一阵慌乱,勾下脑袋,一言不发。  
何远稍作沉思,就果断地命令王建军等人:“快,派人搜查东邻西舍。”

(未完待续)

此生缘结 318

那晚的谈兴很浓,话题很广,主题是国道318线,主角是李克崎和峰哥。峰哥从省直机关援助挂职甘孜州级部门,结识之后十分投缘。李克崎是初次相识,有张极具个性张力的面孔,外加一头不羁的中长发、黑框眼镜,言谈平和却难掩锋芒。

巧合的是,一周之前我恰逢到折西出差,车过折多山后,等待后边同事时,发现观景台边立着一个很精美的标牌,便在那合了个影,恰好这个标牌就是李克崎当日所立。

那一夜的话题,围绕国道318线聊了很久很久,让我知道了国道318线的前世今生。

为此自己还写了一首短诗纪念:  
周前三农康定街,  
暮暗地生必驾影。  
今夕缘结创始人,  
世界景观最人文。  
(一周前到折西喜路牌留影,今借峰哥缘结“此生必驾318”创始人李克崎、老战友等随笔以记)

那日之前,正值2020甘孜州国际自驾游目的地峰会暨第三届318公路文化产业峰会在康定隆重举行,峰会以“蓄势”为主题,以“自驾”为媒,以“甘孜”“318”“国际化”为关键词,取得圆满成功,达成《康定共识》。

《康定共识》包括三个方面:一是“旅行即公益”。旅行中的每一次消费,都将作为点点星光,汇聚成为助力经济发展的浩瀚星空。二是绿色生活,文明旅行。大众应积极践行生态文明建设,提高资源配置与利用效率,走好可持续发展之路,做到绿色低碳出行,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三是一条路一条心。国道318线区域历史悠久,文化深厚,多元性、包容性、独特性特征明显,通过凝聚政府、市场、社会各方力量,上下游协调联动,加强跨区域旅游线路的设计推广等,全面激活文旅消费潜力,共推共建中国公路文化,助力2035年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建设。峰会上,李克崎还献给了甘孜州“318公路文化推广杰出贡献奖”奖杯。自2016年起,甘孜州积极融入“国民公路G318”文化推广,连续举办三届318公路文化产业峰会。首个318打卡地落地我州理塘县西城门,藏汉版“此生必驾318”标志也在此发布,甘孜州已成为318公路文化推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。

欣闻《甘孜州举办国际自驾游目的地峰会 达成〈康定共识〉》,自己还随笔以贺:  
国民公路三一八,

康定共识蓄势发,  
自驾缘结目的地,  
人文景观大美嘉。

“国道318线不仅是中国人的景观大道,更是中国的人文景观大道,把国民公路G318打造成代表中国文化自信的世界级公路,让世界通过一条公路认识中国、了解中国,是国道318线沿线共同的责任。”那夜,眼里充满憧憬的李克崎、峰哥和我们信心满满。

那席短暂的谈话,胜读十年书。能够感受到李克崎和峰哥近乎虔诚的热爱国道318线,这条全国最长的国道,沿途经过江河山脉、冰川峡谷、原始森林、稀树草原,风景可谓精美绝伦。峰哥当年在这条冰雪路上,和汽车兵战友用生命、鲜血和汗水开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。用李克崎的话说,国道318线有三个“5”的特性:长度5000多公里,海拔落差5000多米,跨越中华上下5000年文化,是世界公路文化史上的“珍品”。

那夜,通过李克崎和峰哥的介绍,我明白了国道318线在世界上都是屈指可数的,“比起美国66号公路,无论从视觉效果、资源禀赋还是历史意义,国道318线都毫不逊色。”李克崎说,国道318线对标的是美国的66号公路。那夜,我才知道美国66号公路全长达2448英里(约3939公里),被美国人唤作“母亲之路”,是美国人拓荒、勇气与追求自由的象征。

在李克崎看来,美国66号公路之所以被世界知晓,核心原因是它横跨美国本土的交通要道,在美国大萧条和金融危机时期为成千上万美国人提供了工作机会,助力经济的复苏。他曾走过美国66号公路,他说现在这条公路已经不是更多代表物流价值,而是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存在,更多的是美国精神的象征。

“但国道318线不一样,它是一条生命线,且一直在生长,还承担着中国中西部物流的功能,是一个贯通的大枢纽和连接线。它的修建过程也是新中国艰苦创业的缩影,见证了新中国近现代百年发展史。”那夜,李克崎和峰哥对国道318线的熟悉、热爱和真情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我。

那夜,月光如金子般流淌,洒在康定城畔的山川、村落、城镇和国道318线身上。那夜,话题打开就不收,沿着情歌传唱的康定,必将响彻寰宇。那夜,“国民公路”G318带着神秘壮阔,一路向上,百折不挠,跋山涉水,伸向远方……

瓦管

◎黄孝纪

瓦管,顾名思义,就是用陶泥烧制的圆管。其口径、长度、壁厚不一,有大有小,管壁粗糙,紫黑。在我家乡八公分村周边,它有一个别致又略带象形的名字,叫做河洞,也叫瓦河洞。

年少的时候,我曾见过村人制作瓦管。通常是在盛夏,山脚的一处砖瓦场,放眼都是黄土,挖掘如同梯田。那些成年男子,或赤膊,或穿衣,都在烈日下努力着自己的分工:驱牛踩泥;打砖;制瓦……

我那时对制瓦尤其感兴趣。制瓦有一个专门修筑的简易土台,为避烈日,旁边挖三两个洞坑,砍来整棵的松树上遮阴。因此常能看到,有的松树还是绿色的,有的则已经晒得枯死发红。相比打砖,制瓦的工具和手艺也要复杂许多。土台旁的地上立一个木桩,上面顶着一个圆木盘,木盘中央凸起一个圆滑的黄土团,大小与木瓦桶的内空相当。木瓦桶上有一个机关,能控制桶壁的开关。制瓦的时候,瓦桶放在木盘上。瓦匠用一把弯弓,从长方体的泥坯上刮下一块厚薄均匀的油润泥,双手托了,围住瓦桶外壁,刚好合上。之后,他从土台上,泥水盆里,拿了木堂子,泥刮子等一应器具,交替使用,一面旋转着瓦桶,一面抹着瓦泥,修补,整形,压实,抛光,直到光滑油亮。制作好瓦坯,瓦匠提下木瓦桶,整齐摆放在晒场上。松开瓦桶的机关,桶壁收缩内卷,提起来,地上就是一个新的黄泥圆瓦筒。

黄泥瓦筒晒干了,沿着分隔线轻轻一折,就成了大小规整的泥瓦。收拾起来,码成墙,任其干透。以后随时可以装入砖窑,烧成瓦。

在距离我家乡六里路的地方,有一个村子叫窑上,自古以来以制作瓦器为主业。各类瓦罐,瓦坛,瓦瓮,瓦

壶,瓦钵,瓦盆,瓦管……乃至屋瓦,旧时生活中的粗糙瓦陶器具,无所不有。只是这么近的地方,我却一直不曾去看过那些繁复的手工艺品的制作和烧制过程。如今,这个村子早在多年前就不再制作瓦器了。那些粗犷的大窑全都拆毁,一项传统的工艺已然消亡,想看也看不到了。

不过少年时代,我对窑上村烧制的勾瓦和河洞,还是印象深刻的。他们烧制的屋瓦有别于我们村人烧制的泥红小瓦,要长三四倍,紫黑色,叫勾瓦。我家瓦房翻漏,父亲和姐姐,就会挑着箩筐到窑上村去买这种勾瓦。村人购买河洞,也是寻常的事情。比如新筑一口池塘,在塘岸进出水的地方,埋放几节瓦河洞,用于放水 and 堵水。又或者修一段土路,在路基下埋几节河洞,用于排水。现在想来,瓦河洞其实就是水泥涵管和塑料涵管的前身,于今已被后者取而代之。昔日的瓦河洞是如何制作的,我已无从知晓,想来应该与制瓦大同小异。

在八公分村,最近一件与河洞相关的大事,应该是村前老井枯死的那一次。大约是九年前,武广高速铁路修建,恰好从这里经过。在田野间密集开挖桥墩基坑的时候,不知是在何处,挖断了深埋水田底下的河洞,致使这口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水井,先是井水浑浊,继而彻底断流干涸。

这股井泉,据说是先人们从村庄上游两三里远的河洲大涌泉引来的,地底下全部埋的是瓦河洞。只是岁月久远,已无人知晓那根看不见的管线,究竟是如何曲折走向的。直到几年后,村人经过一番努力,找到了这条线路,修复接通了深埋底下的瓦河洞,老井才又恢复了生机,再次汩汩流淌。

乡土器物记

明月贡嘎 千年雪

◎楚江舒

缘识李克崎,全因国道318线和曾在川藏线工作过的峰哥,其老大哥老战友刚哥托其在康看望下来州出席318公路文化产业峰会的李克崎。

那是2020年的12月28日,那晚的月亮特别圆,格外皎洁,挂在贡嘎山千年冰峰之巅,月色淡淡的洒在康定城。冬日的榆林村一切都显得那么静谧、祥和与愉悦。

扫一扫 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